

【书与人生】

思维的乐趣

□孙赛波

我梦到回到了老家,我奶奶说有一个叫王小波的朋友来找我。同时梦到我生命中两个非常重要的人,我幸福得哭了。

我奶奶在得老年痴呆症之前,是个很有趣的人。读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奶奶。把奶奶和一头猪做对比,我想她不会生我的气,因为她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我奶奶和那头猪很像。他们都敢于无视生活的设置,具体来说他们都是翻墙高手,而且都会口技。那头猪翻墙是为了逃避追捕以免被人剿掉,而我奶奶翻墙则是为了逃避裹脚的命运。那头猪的口技是学汽笛的声音,而我奶奶的口技是学哨子声,但是出发点是相同的——调皮,当然我奶奶还有点私心,就是希望早点放工回家给我爹喂奶。

写《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王小波早在一九九七年因突发心脏病离我们而去,而我亲爱的奶奶也在去年离开了人间。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选自王小波的杂文集《思维的乐趣》,《思维的乐趣》是我最早读到的王小波的作品。一口气读完,我仿佛有种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感觉。既为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居然能和文中不谋而合感到高兴,又为有些困惑的豁然开悟而激动不已,第一次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独。经常的,我会把自己幻想成那位和王小波一起练习盛装舞步的同学,两个大男孩,童话般在校园穿行。

王小波说:“这个世界自始至终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像我这样的人,一种是不像我这样的人。”我想我属于像他那样的人。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说起我和王小波很像。那个朋友马上瞥了我一眼,然后冷冷地哼了一声。我知道他的意思——你和王小波比,差了十万八千里也不止。其实,我并不是妄想要写出王小波那样的文章,只是觉得我和他像而已。王小波不是我的偶像,也不是我的导师。如果他愿意,我只想把他引为至交。

在读《思维的乐趣》之前,我经常陷入这样一种无可辩驳的境地,我知道其中有蹊跷,却无从反击,往往憋得脸红脖子粗,悻悻败下阵来。比如我说到教育不公平现象,马上会被批驳——只要端正态度,努力学习,外地的农村的孩子照样能够考上清华北大;我说到贫富不均问题,马上会被批驳——其实贫穷也是一种财富,要端正态度,努力奋斗,穷人一样能出人头地。貌似不管什么问题,只要“端正态度”就可以解决了。在“端正态度”这件神兵利器面前,我屡战屡败。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用“话语圈子”来解释这种现象。处在不同的“话语圈子”,是没有办法进行沟通的。现在再遇到这种情况,我往往不会脸红脖子粗地和他们争论,而只是耸耸肩,无言以对,唯有呵呵二字才能表达出我的长达三万余字的翻腾的骂娘的语句。于是,我也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

距离王小波去世已经十六年了,身边的人事每天都在变化,可是仔细想来,刚刚发生的事情,貌似王小波在十六年或者更早之前就说过了,关于国学,关于文化,关于东西方,关于狭隘民族主义……让我伤感的是,事件总在重演,人们却在加速遗忘。

那个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有趣和智慧看上去松松垮垮的疲惫中年男人在一个深夜痛苦地长吼一声后走了,留下了《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

很多个睡不着的夜晚,我会从书架上抽出他的著作,翻开封面,默默地看着他,就像看着我自己——因为我们一样丑。

书籍改变了世界,读书丰富了人生
“书与人生”栏目投稿邮箱 qbbook@163.com

【名家阅读】

胡适的“修正”态度

□邵建

1929年初夏,胡适的《人权与约法》发表之后,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但,刚刚获得政权的国民党踌躇满志,还不习惯别人的批评,立即有人开始了对胡适的讨伐。胡适是一个爱记日记的人,日记中也有不少报纸剪贴,这是胡适保存史料的一种习惯。翻检胡适1929年6月以后的日记,可以发现不少报纸剪贴,均为国民党方面的攻讦。半年多时间,就留存了二十多篇。

这类文字有嘲讽,有谩骂,有恫吓。理由千篇一律,即指控胡适“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对此,胡适态度不改,在年底《人权论集》的序言中明确回答:“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言论自由在胡适看来是“人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自由地批评国民党与孙中山是自己不能让渡的权利,此时胡适已经受到很大的压力,但在这一点上,他并不因为压力而让步。

在国民党的攻讦中,出力甚勤的是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和宣传部长陈德征。此人是个狂热分子。该年3月公开提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结果被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痛揭,因此,围剿胡适时,他是出大力、流大汗的一个。他在自己

把持的《民国日报》上亲自操刀,题目就叫“匕首”,直指胡适而去。文章自称“小子”,云:“小子识浅,生平只知有三民主义,只知道总理及其遗教,只知道有党。小子比不得博士先生,懂得好人政府,懂得好人政府底约法。小子终以为党是制法的机关,党不是诬陷好人为坏蛋的集团。小子认以党治国之时,只有总理遗教,是国家底根本法;违反总理遗教者,即为反革命,即为反法;反革命和反法,均当治罪……”胡适当天就把这篇文章剪贴在自己的日记中,并在其后附上一句“可怜的陈德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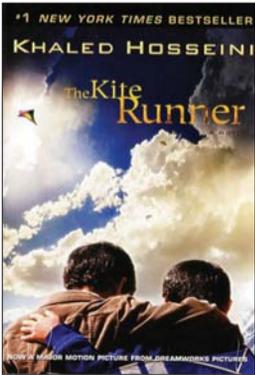
在一片喧嚣的围攻声中,有的文章试图批判人权论的虚伪。一篇题为“有宪法才能有训政吗”的文章,称“胡先生确实太过崇拜‘天赋人权’的信念了。我们远看一点,在欧美的虚伪民权,对于人民有什么利益。胡先生到了欧美,并看见坐汽车往洋房的人们生活愉快,他们有了民权,才能国富兵强,炮舰驶到中国如入无人之境,而没有看见工厂里面做资本家奴隶的工人和殖民地里面被压迫的人民的状况。他们国家里的民权,是为特殊阶级所占了,痛苦的民众哪能占定丝毫的利益”,责问胡适“还是要把欧美的民权搬到中国来尝试吗?”

国民党各地党部接二连三

【趣味阅读】

美国是个埋葬往事的地方

□熊焱江



“美国是个埋葬往事的地方。”

这句话来自畅销小说《追风筝的人》,小说的后半部分有点风光掠影,而前半部分对发生在阿富汗的童年往事,则写得深情又深切。两个孩子的友谊终结于一场斗风筝比赛,接着,两个人的命运联系终结于一场战争。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阿富汗中产阶级和上层人物逃到美国,许多人带走的唯一财产就是对那片遥远土地的回亿——不,小说主人公的父亲,在带着他坐油罐车离开阿富汗时,匆忙跳下车用烟盒装了一盒阿富汗的尘土。到美国后,为了生存,阿富汗移民在旧货市场买卖旧货,包括从前在阿富汗国防部的将军。他们不适应美国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节奏,带着回亿与旧习惯挣扎,慢慢适应,死去,他们的后代把他们和他们的回亿埋在美国,然后,这些后代义无反顾地变成美国人。

我想起了两个作家:纳博科夫、张爱玲。

纳博科夫的回亿录《说吧,记忆》,里边有这样一句话曾让我怦然心动:“当我弯身捧起一捧雪,六十年的岁月在我的指间碎成了闪光的霜尘。”纳博科夫在回亿录里多次写这样伤感的话。他有资格写而且不显得造作,因为,他事先铺叙了丰富斑斓的过去。他的过去在遥远的俄罗斯。

十月革命后,大批俄罗斯上层人物逃到了欧洲;二战开始,他们中的很多人又移民美国。在美国,纳博科夫很喜欢住汽车旅馆,他曾在西部与中部的汽车旅馆住了个够,一边写作《洛丽塔》与《普宁》,一边不断地捕捉蝴蝶。普宁,一个教俄国文学的教授,他最后的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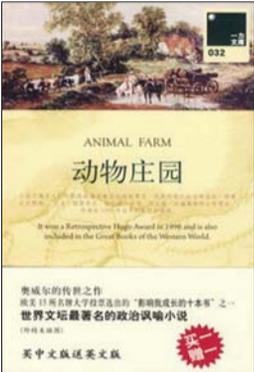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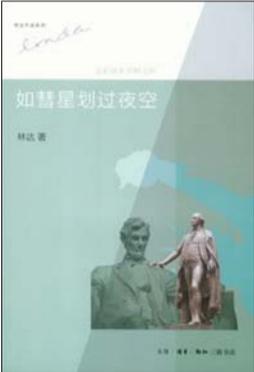
地在报纸公开上书国民党中央党部,以议案形式呈请处置胡适。1929年8月25日,上海报纸报道“本市执委第四十七次常会呈请撤惩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到了9月份,事态扩大,由沪而京:先是“平市百余党员清查办前善后会议委员胡适”。然后,“津市党委请惩办胡适”,“平市六区党部请严惩胡适”,“平市党部请缉胡适”,“苏省党部呈请中央缉办无聊文人胡适”,“呈请惩办反动的胡适为本党同志之一致要求,天津市党部十二次常会决议”,而后,青岛市指导委员会亦呈请“严惩竖儒胡适”。各地联动,一时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胡适并不激怒,正如他没有为此胆怯。面对执政的国民党,胡适不是一个革命派,批判归批判,同时也不反对和它互动。《人权与约法》发表不久,新上任的财政部长宋子文请胡适代国民党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胡适提了个方案,第一条就是召集约法会议,制定约法。在这个方案的后面,胡适写道:“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很显然,无论补还是救,胡适和他的同道,无非是希望国家走上法治轨道。

(本文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

【学人书架】

本期登场:狄马(独立作家)



1.《潜规则》

吴思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吴思的历史学著作还应加上他随后出版的《血酬定律》。它揭示了在正规制、明规则之外秘密甚至半公开运行的“地下规则”,这种规则虽然明里不为官方承认,但却是比“明规则”更真实地运行在中国历史中的。因为吴思创造的这个词,生动而准确地解释了现实的社会历史,所以现在“潜规则”已成为人们公开使用而且频率很高的一个词。

2.《记忆与印象》

史铁生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史铁生是当代唯一一位使我保持了长久关注热情的作家。这不仅源于他和故乡陕北的一段不解之缘,更重要的是,他在对生命终极问题的追问过程中呈现了一种罕有的哲而上品格。尤其在中国,这种带有形而上意味的写作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3.《动物庄园》

奥威尔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这本书连同他的《1984》现在已成为世界反“极权主义”,反“乌托邦”的经典著作,他所创造的格言,如“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已成为流传甚广的口头禅。对我来说,这本书最大的吸引力,除了它奇妙的构思,还在于它的“黑色幽默”,它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讽刺能力。

4.《如彗星划过夜空》

林达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这本书主要围绕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前后的一系列人和事,来讲述美国民主从源头、发展到付诸实践的基本过程。其中为多数中国人所陌生的情景是:制宪会议在遇到重大分歧时所表现出的忍耐和妥协,还有这些老牌“绅士”到教堂里寻求上帝支持的动人画面。文笔轻松,如话家常,这些风华绝代的英雄人物“如彗星划过夜空”,只留下他们制定的一部宪法一管两百多年,至今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美国 and 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

5.《回眸莫斯科》

蓝英年 著

文汇出版社

此书只是俄罗斯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反思斯大林时代的众多作品中的一部。严格说来,还应加上他的《青山遮不住》,《寻墓者说》,《冷月葬诗魂》,《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苦味酒》,才能构成一座恢宏的纪念碑。这一系列书籍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里曾对我产生过深刻冲击,它使我认识了另外一个世界。

(本文作者为广西师大出版社资深编辑)